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9 July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1年7月28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6月2日安全理事会主题为“独立广场事件的情况及其在顿巴斯地区的后果”的阿里亚模式公开会议主席的纪要(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为荷。

临时代办

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签名)



## 2021年7月28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 2021年6月2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主题为“独立广场事件的情况及其在顿巴斯地区的后果”的阿里亚模式公开会议的纪要

#### 引言

6月2日，俄罗斯联邦主持召开了一次阿里亚模式会议，目的是让安全理事会成员和所有其他感兴趣的联合国会员国有机会了解2014年乌克兰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目击者(高级别政治利益攸关方和媒体代表)的叙述。该事件被称为“独立广场事件”，并引发了顿巴斯地区的冲突。讨论有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和理解乌克兰危机的根源，以及这些事件如何在该国东部引发敌对行动，并最终导致经安全理事会在其第2202(2015)号决议中核准的《执行明斯克协议的一揽子措施》的签署。

此次会议以虚拟视频会议形式举行，并在联合国网络电视<sup>1</sup>和YouTube<sup>2</sup>网上直播。会议由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主持，出席会议的有28个其他代表团的代表。会议邀请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代表出席并发言，但乌克兰代表团表示无意参加讨论。某些安全理事会成员，即美国、联合王国和爱沙尼亚，以一些介绍情况的人员被列入其单方面“制裁名单”为借口，选择无视这次阿里亚模式会议。

嘉宾发言人有：乌克兰前总理尼古拉·阿扎罗夫、前乌克兰议会(Rada)议员奥列格·察廖夫、前乌克兰议会议员弗拉基米尔·奥列尼克、英国自由摄影师迪恩·奥布莱恩、法国记者和电影制作人安妮-洛尔·邦内尔。

在讨论之前发布了一份概念说明，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介绍。该说明提醒人们，自2013年末开始，乌克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又称“独立广场事件”)打破了乌克兰国内的政治稳定，引发了一场受到西方领导人启发和广泛支持的政权更迭。基辅的合法政府随后被推翻，尽管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和三名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于2014年2月21日签署了一项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协议，该协议是在德国和波兰两国外交部长以及法国外交部欧洲大陆司司长的斡旋和保证下达成的。尽管有这些国际保证，反对派第二天还是违反了协议，强行改变了乌克兰的政权。对于独立广场事件的支持者来说，这一事件成了“尊严革命的胜利”，而对于其他许多投票给亚努科维奇的人，包括该国东部地区的人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场明显的非法政变。

概念说明中强调，无论人们如何给2014年基辅发生的事件定性，至少有两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第一，独立广场事件挑起了该国的全面冲突，在乌克兰社会

<sup>1</sup> 可查阅：<https://media.un.org/en/asset/k1o/k1oiz1b78g>。

<sup>2</sup> 可查阅(英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i2TcQMXXTE&ab\\_channel=RussiaUN](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i2TcQMXXTE&ab_channel=RussiaUN)。可查阅(俄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s8BVD7DIHg&ab\\_channel=PressOfficeRussianMission](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s8BVD7DIHg&ab_channel=PressOfficeRussianMission)。

各团体间引发了深刻的争议；其次，独立广场事件中暴力造成数十人死亡，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应该对此负责的人尚未被查明并绳之以法。

因此，独立广场事件不仅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乌克兰目前整个国家的立足基石，因此必须如实说明这些事件并避免误解，因为这些事件与乌克兰东部的敌对行动有着直接关系，并因此与安全理事会第 2202(2015)号决议有直接关系。安理会在该决议中核可了《执行明斯克协议的一揽子措施》。

### 嘉宾发言

在嘉宾发言之前，涅边贾先生回顾说，了解冲突的根源是可持续解决冲突的必要条件。他表示，将乌克兰危机的真正参照点与顿巴斯地区的事件或克里米亚的公投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基辅一直试图声称这场危机不可能在 2014 年春天莫名其妙地意外开始。出于这个原因，他建议解决分裂整个乌克兰社会并将乌克兰历史分为“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期的事件——独立广场政变。

阿扎罗夫先生是独立广场事件之际的乌克兰总理，他哀叹说，由于政变，他的国家变成了“欧洲最贫穷的国家”，新纳粹团伙在城市街头猖獗，威胁并杀害那些不支持他们观点的人。他解释说，这些黑帮自 2000 年以来一直接受西方特种部队的训练，并于 2004 年 12 月所谓的“橙色革命”期间首次露面。当时，他们被乌克兰安全部队成功击退。十年之后，政府知道这些帮派正在准备另一次推翻政权的企图，但错误地估计了时间——黑帮并未选择 2015 年选举，而是选择了 2013 年底作为他们的行动时机而引发了独立广场事件。

散布在独立广场人群中的政府特工报告说，美国驻基辅大使馆有一个特别部门引导抗议活动走向政变。这些方法包括旨在加剧紧张局势的假旗帜行动：侵犯执法人员、<sup>3</sup> 占领政府大楼、上演绑架和殴打等。在这些情况下，国家被迫保护宪法秩序，但西方代表开始向亚努科维奇总统施压，要求他不要使用武力，并与抗议者谈判。他做到了。阿扎罗夫先生特别回忆了他与当时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的谈话，纽兰公开呼吁他改组政府，点名让包括阿尔谢尼·亚采纽克在内的具体人员加入政府。<sup>4</sup>

2014 年 2 月 21 日，亚努科维奇总统与独立广场反对派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协议，该协议得到了法国、德国和波兰高级外交官的保证。然而根据阿扎罗夫先生的说法，这并没阻止独立广场事件中发生大规模狙击手枪击事件的挑衅行为，当时有 100 多人被打死，<sup>5</sup> 其中包括大约 30 名警察。后来证实，开枪的命令是由独立广场领导人下达的。

阿扎罗夫先生将独立广场事件与 2021 年 1 月发生在美国国会大厦的骚乱相提并论，当时美国执法部门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驱散人群——“我们最大的失败

<sup>3</sup> 在整个独立广场事件中，有 2 000 多名警察接受了医院治疗。

<sup>4</sup> 亚采纽克先生最终在政变后成为总理。

<sup>5</sup> 该悲剧被称为“天国百人”枪杀案。

是，我们听从了西方的声音，依法采取了行动，而独立广场领导人却完全无视法律，他们感觉拥有西方大国的支持，因为美国和欧洲的政客公开拜访抗议者，为政权更迭而奔走”。

在谈到新革命当局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的军事行动时，阿扎罗夫先生解释说，起初，乌克兰军队拒绝向不支持独立广场运动的平民开火。出于这个原因，临时总统图尔奇诺夫从监狱释放了有长期犯罪记录的铁杆罪犯，让他们组成了惩戒营。在七年的冲突中，乌克兰方面犯下了无数暴行：2014年6月对卢甘斯克的导弹袭击，2014年5月敖德萨的致命纵火，幸存者被独立广场运动的支持者当场杀害；破坏通往克里米亚的输电线，致使2015年11月拥有250万人口的克里米亚半岛断电；阻断通过人工运河流入克里米亚的水，以封锁顿巴斯地区和克里米亚的经济和交通，等等。这些事件都没有受到西方国家的谴责。

前乌克兰议会议员察廖夫先生进一步阐述了美国直接参与政变准备的情况。他派遣忠实的助手冒充乌克兰反对派的支持者，参加了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组织的培训，从而设法获得了第一手信息。察廖夫先生特别提到了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杰弗里·派亚特，此人亲自监督了由他的外交使团主办的“TechCamp”教育课程。该课程指示乌克兰的抗议者们利用社交网络动员和鼓励独立广场运动团体，并诋毁国家当局的声誉。该课程立足于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的反政府运动的经验。

察廖夫先生解释说，基辅的抗议活动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而支持者筹集的少量资金不足以支付这笔可观的开支。奇怪的是，在独立广场革命期间，美国发行了新的美元钞票，这些钞票并没有正式提供给乌克兰的任何一家银行。然而，这些钞票在乌克兰首都变得随处可见。他认为，这与汉莎航空公司航班运来的美国外交邮件数量大幅增加有关。

独立广场的事件不仅需要钱，还需要专业的革命家和政治工程师，他们也被送到了这个国家，其中包括塞尔维亚人马科·伊夫科维奇(领导推翻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Otpor”组织的头目)和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领导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应察廖夫先生的个人要求，另有36名格鲁吉亚、德国和美国的国民被禁止进入乌克兰。

在解释独立广场领导人使用的方法时，察廖夫先生指出，“吉恩·夏普技术”<sup>6</sup>没有奏效，因为政府没有使用武力——受伤的警察人数远远超过抗议者。这使得独立广场运动领导人转向不加掩饰的、强制的政权更迭。

2014年1月，一个名叫奥德里亚斯·布特科维休斯的人被送到乌克兰。这位“政权更迭专家”因领导1991年维尔纽斯和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枪击示威者的狙击手团体，以及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中领导一家私营军事公司而闻名。在与独立广场领导人会晤之前，布特科维休斯在基辅访问的第一个地方是美国大使馆。除了他，乌克兰首都还挤满了来自波兰、澳大利亚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各种专家，他们训练了独立广场中队。在这些外国人中，有意大利纪录片《乌克兰

<sup>6</sup> 吉恩·夏普方法假定激怒政府并对人群的激进行为使用武力，从而发动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不为人知的真相》中的格鲁吉亚狙击手们，他们参与了枪杀引发政权更迭的“天国百人”的枪击事件。<sup>7</sup>

为了使政变结果“合法化”，革命当局安排了新的总统选举，察廖夫先生登记为代表不支持独立广场运动的人利益的候选人之一。他描述了独立广场运动支持者和新纳粹组织对他发出的广泛的威胁和恐吓活动，包括 2014 年 4 月 14 日，他在摄像镜头前遭到公开殴打，而当时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观察员拒绝出现在现场，以阻止或至少记录对一名总统候选人的威胁和袭击。他说，他幸存下来是因为有摄像头的存在，不像他的四名议会议员同事，在政变后的头几个月即被亲独立广场运动的部队杀害。数以千计的其他反对独立广场运动的活动家成为新纳粹“敢死队”的牺牲品。察廖夫先生强调，没有谁因乌克兰各地的多起杀戮事件而被追究责任。对于为什么因与乌克兰作家奥勒斯·布齐纳谋杀案而被捕的嫌疑人当庭获释，也并无合理的解释。

乌克兰议会的另一位前议员奥列尼克先生也是一名律师，他谈到了政变的法律问题。他点名了出现在独立广场上为抗议者的违宪行为欢呼的外国官员，并提供了全国各地“和平的”支持独立广场运动的积极分子们所占领的政府大楼的清单。这包括至少 13 个地区行政部门、农业部、司法部和一些弹药库。劫获的枪支立即被送到独立广场，并分发给抗议者。

奥列尼克先生表示，独立广场运动领导人犯下的罪行得到了很好的记录，因为他们夺取政权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迫议会成员通过一项大赦法。他们以威胁和恐吓的方式向议员施压，要求他们通过一项法律，解除某些罪行的任何责任。这些罪行的清单包括了 80 个项目，而且不证自明：强行改变宪法秩序或夺取权力、<sup>8</sup> 侵犯国家领土完整、<sup>9</sup> 破坏、绑架、盗窃、抢掠、有组织犯罪和勒索、恐怖主义、使青年参与犯罪、杀害执法人员等等。这份清单与西方所称的“和平抗议和尊严革命”风马牛不相及。

上文所述大赦法规定销毁现有的有关所列罪行的所有证据，并禁止收集新的证据。难怪这项法律通过后，独立广场活动家伊万·布本奇克 2014 年 2 月 20 日在摄像镜头前吹嘘向警察开枪。这种公开承认罪行的行为在文明国家是闻所未闻的，但由于法律允许有罪不罚，这种行为在乌克兰就成为可能。

独立广场领导人在议会所做的另一件事是在 2014 年 2 月 21 日对乌克兰宪法进行修改。乌克兰议会修改该国根本法三分之一的决议在 8 分钟内获得通过。显然，这没有遵守正当程序，从未征求过宪法法院的意见。根据奥列尼克先生的说法，这使得乌克兰现行宪法无效。

---

<sup>7</sup> 《乌克兰不为人知的真相》，第一部分，可查阅：<https://youtu.be/wR1NFI6TBH0>；第二部分，可查阅：<https://youtu.be/V0rR2Fh1zWI>。

<sup>8</sup> 基本上，独立广场积极分子们承认他们发动了一场政变。

<sup>9</sup> 独立广场运动领导人们呼吁建立一个“利沃夫人民共和国”，以防他们夺取基辅政权的企图失败。

他还分享了有人对其儿子实施暴力的亲身经历。他儿子遭到亲独立广场民族主义者的殴打(并在急诊室治疗了一个月)，这些民族主义者试图强迫奥列尼克改变政治立场。

奥列尼克先生还表示，他利用自己作为政治难民的权利，遵循国际惯例，向俄罗斯一家法院提出上诉，以期确定 2014 年乌克兰发生的事件的性质。所有与这起刑事案件有关材料，包括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前总理阿扎罗夫和前司法部长普尚卡的证词，都被收集在一本名为《乌克兰：政变》的书内。<sup>10</sup> 在这本书的公开推介会上，奥列尼克先生解释说，西方大国从 1990 年就开始策划这场政变。

奥布莱恩是一名来自联合王国考文垂的自由摄影师，十多年来一直在记录乌克兰的局势。他强调了乌克兰在 2012 年和独立广场事件之后，随着极右翼团体的崛起所经历的变革。他澄清说，在他的观察之初，俄文在乌克兰大多数地区都被广泛使用；然而，民族主义者和新纳粹组织以及后来的基辅当局，开始故意针对该国讲俄语的社区和地区。

他展示了一些照片，描绘了在基辅的书摊上公开出售的纳粹书籍，以及在被占领的政府大楼的背景下配备军用装备的独立广场民族主义者。他表示，乌克兰危机始于独立广场，而不是所谓的“俄罗斯介入”。他解释说，乌克兰某些地区拒绝非法推翻基辅政府。这一拒绝遭到了独立广场运动当局对顿巴斯地区发动的军事行动，导致 13 000 多人丧生。

他的另一批照片描绘了饱受战争蹂躏的顿巴斯地区：被摧毁的道路和建筑，每日死亡已成为那些鼓起勇气反对政权更迭的人的现实。他驳斥了有关俄罗斯士兵出现在顿巴斯地区的宣传说法，称他在整个地区旅行时，从未遇到过任何俄罗斯士兵。相反，那些与基辅部队作战的人都是顿巴斯居民，他们保护自己的价值观和自由。

令他苦恼的是，西方媒体没有报道顿巴斯的普通民众。由于乌克兰军队的行动，他们被困在家中，别无选择，只能保卫自己的家园。

邦内尔女士是一名法国电影制作人，也是索邦大学的新闻学教授。她介绍了自己的纪录片《顿巴斯》，<sup>11</sup> 这是她从 2015 年 11 月到 2016 年全年所拍摄的。她解释说，拍摄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 2015 年 3 月 25 日法国国民议会国防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得出结论，顿巴斯地区并无俄罗斯军队。

她回忆说，2014 年 2 月被推翻的乌克兰政府是民主合法政府，欧安组织对前几次选举的描述证明了这一点，那些选举被称为“公平和透明”。邦内尔女士证实，独立广场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民族主义者和新纳粹团体，他们训练有素，组织严密，但只代表了一小部分乌克兰人的观点。特别是，这些团体拒绝了那些投票给亚努科维奇总统的人的权利。

<sup>10</sup> 该书原文为俄文版 *Ukraina: gosudarstvennyi perevorot*，可查阅：<https://disk.yandex.ru/i/nCJeRuUAqv8Zcg>。

<sup>11</sup> 可查阅：<https://vimeo.com/202792798>。

她对西方的双重政策表示愤：一方面谴责所谓“俄罗斯介入”乌克兰危机，但同时对于 2014 年 2 月在基辅发生的非常真实的政变视而不见；承认一部分乌克兰人的合法利益而拒绝另一部分人的权利。

谈到她的纪录片，邦内尔女士回忆说，在拍摄的时候，安全理事会第 2202(2015)号决议认可了《执行明斯克协议的一揽子措施》，该协议本应给顿巴斯地区带来停火和平静。然而，“人道主义灾难”一词更恰当地描述了当地局势。乌克兰军队蓄意轰炸避难所和医院，老人、妇女和儿童被迫躲在地窖里。尽管如此，基辅却宣称其军事攻势是一次“反恐行动”。她强调，顿巴斯地区的领土相对较小，不同于乌克兰军队，该地区的居民无处可逃，也无法躲避炮击。

邦内尔女士总结说，从本质上讲，顿巴斯人民因其观点和信仰而受到乌克兰军队的攻击，这在 21 世纪是不可接受的。

### 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八个代表团的代表在嘉宾之后发言。

安理会的西方成员国没有提及情况介绍者的陈述，并对基辅表示了坚定不移的支持，指责俄罗斯联邦就乌克兰冲突的历史“宣扬虚假陈述”以及滥用安理会成员国的时间。他们重申致力于维护乌克兰“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欧安组织驻乌克兰特别监察团以及明斯克联络小组的努力。

法国代表表示，法国承诺继续在“诺曼底四国”模式下与德国合作，以全面执行《明斯克协议》。

印度代表感谢情况介绍者分享了他们对乌克兰局势的看法，并确认印度一贯主张尊重该区域所有国家合法利益的外交和政治解决方案。

中国代表强调，乌克兰问题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不可能通过武力解决，只有通过对话和谈判才能实现唯一可行的全面解决。

墨西哥代表和尼日尔常驻代表回顾了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2202(2015)号决议的重要性。

白俄罗斯常驻代表强调，了解冲突的根源对于解决冲突至关重要，并指出外国对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干预往往被那些试图分析各国事件的人忽略或无视。

### 结论

尽管与会者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但与会者重申总体上支持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202(2015)号决议的规定和《执行明斯克协议的一揽子措施》解决顿巴斯问题。

《一揽子措施》是一份不可替代的重要文件，不应被任何其他形式曲解、歪曲、破坏或取代。与那些对与安全理事会议程有关的事件拥有第一手经历的人们进行直接对话，对于深入分析这些问题是必不可少的。阿里亚模式会议的讨论遭到乌克兰代表团的冷落，这一事实表明，基辅缺乏对和平的真正承诺，也不愿根据安全理事会核准的参数推进顿巴斯问题的解决。